

《诗经》里的家文化

翻开《诗经》，最先撞进眼里的，多是关于“家”的细碎场景：妇人在桑树下采桑，男子扛着农具从田间归来，孩童在庭院里追着蝴蝶跑，暮色里传来唤家人吃饭的声音。

这些两千多年前的画面，像蒙着一层薄纱的老照片，里面隐藏着中国人最本真的家文化情结——家不是冰冷的房子，是有人等、有饭香、有牵挂的地方。

《诗经》里的家，先从“草木”里长出来。《豳风·七月》里写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”，入秋了，妇人要忙着给家人缝制冬衣。“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女执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”——春天阳光暖融融的，黄莺在枝头叫，女子提着深筐，沿着小路去采嫩桑，桑叶要选最软的，这样织出的布才亲肤，给丈夫做外衣，给孩子做小袄。还有《卫风·伯兮》里的女子，思念远征的丈夫，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。岂无膏沐？谁适为容”——“首如飞蓬”的外在状态，与“岂无膏沐”的反问形成对比，凸显女子因思念丈夫而丧失装扮动力的孤寂。自从丈夫去了东方打仗，她头发乱得像蓬草，不是没有胭脂水粉，是家里少了那个看她梳妆的人，再精致的妆容也没了意义。深刻传递出夫妻分离的哀怨。她还在院里种了萱草，古人说萱草能忘忧，可她看着萱草从抽芽到开花，忧愁一点没少，反而更盼着丈夫能早点回家，一起给萱草浇浇水，说说田里的事。这些草木不是随便写的，桑是养家的生计，萱是思念的寄托，家的烟火气，就从这些草木的枯荣里慢慢飘出来。

《诗经》里的家，还藏在“烟火饭香”里。《小雅·楚茨》里写祭祀后的家宴，“执爨蹠蹠，为俎孔硕，或燔或炙。君妇莫莫，为豆孔庶。宾载手仇，室人入又”——厨师忙着烧火，锅里煮着大块的肉，有的烤得金黄，有的炖得软烂；主妇安静地摆着餐具，盘子里装满了菜肴；宾客们互相敬酒，家里人忙着添菜，热热闹闹的，连空气里都飘着肉香和酒香。这不是豪门盛宴，是普通人家的热闹，祭祀是为了感谢祖先保佑，家宴是为了让一家人聚在一起，尝尝新收的粮食，说说这一年的收成。还有《豳风·七月》里的“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。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”——八月打枣，十月收稻，用新稻酿春酒，等过年时给长辈祝寿。喝着甜酒，吃着枣糕，长辈笑着说“今年的酒比去年甜”，孩子吵着要再吃一块枣糕。这样的画面，和现在过年时的团圆饭几乎没什么两样。原来，中国人对“家”的味觉记忆，两千多年前就定了调：家的味道，是新米的香，是腊肉的咸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热闹。

《诗经》里的家，更连着“牵挂与守护”。《郑风·风雨》里写“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夷”——风雨交加的夜晚，鸡在不停地叫，女子坐在窗前等丈夫回家，又冷又怕；可当看到丈夫推门进来的那一刻，所有的不安都没了，心里只剩踏实。还有《王风·君子于役》，妇人站在村口等丈夫，“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曷至哉？鸡栖于埘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”——丈夫去服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太阳落山了，鸡回了窝，牛羊也从田里回来了，可丈夫还没到家，她怎么能不思念？她不盼丈夫当什么大官，只盼他能平安回来，一起把羊赶进圈，一起把晚饭端上桌。这种牵挂，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，是“鸡栖于埘，日之夕矣”的日常等待，是“如之何勿思”的本能惦记，也是“家”最核心的温度——不管走多远，总有人在等你回家；不管遇到什么事，总有人为你牵挂。

读得深了才懂，《诗经》里的家从来就不是什么华丽宫殿，而是田间桑麻、灶上炊烟与村口等待、盼归。采桑的妇人、归家的男子、盼归的亲人，用最朴素的日常，把“家”的模样刻进中国人的骨血——是共担风雨，是共享冷暖，是无论走多远都想回的地方。

两千多年过去，我们不必再采桑织布、借萱草寄思，但异乡吃到家乡饭、见夕阳下归人时，心里的踏实与牵挂，仍和《诗经》里的人一样。这份家文化情结从未过时，它像一粒种子，在国人心里生根发芽，长成了对“家”永恒眷恋的大树。

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

嵌松石立凤金头饰

古人的“高定”头饰，太美了！

审“美”需要几步？甲骨文傲娇地说：想恁多，先从“头”开始。

古代女性的“头”出道即巅峰，让你分分钟脑补出内心独白：“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”

若想称霸时尚圈，吐蕃匠人打造的这款嵌松石立凤金头饰“高定”值得参考。

它的材质：黄金+绿松石=完美组合。

它的造型：披着孔雀毛的凤鸟。

纹饰：缠枝卷草纹。

功能：表面是固发，其实为“显摆”。

工艺：锤揲、镂空、镶嵌。

寓意：“有凤来仪”。

西藏是中国绿松石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。天蓝水碧之色也引起了吐蕃人的注意，将其点缀在黄金器物之上是他们的传统。这款头饰便是绿松石与黄金这对完美组合浑然天成的诠释。整体风格华丽又不失典雅，结构繁缛又不失玲珑奇巧。羽翼强壮而丰满，展翅昂立目视前方，美丽中透着一丝来自草原的凶猛，当四周灯光逐渐暗淡，秀场女王自带光芒，从“头”看，便是“凤”情万种。

如果说极简主义是克制之美，那么吐蕃王朝则美得毫不克制。在一件器物身上可以发现唐、粟特、萨珊波斯等艺术风格，别看花里胡哨，实则深思熟虑。在对唐朝文化

作出贡献的各地工匠中，吐蕃人的审美和技术赫赫有名。身处中原、中亚、西亚交流中的关键地位，经唐蕃古道、官方朝贡、民间贸易等渠道，来自东西方工艺、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，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意打造成本土审美，让吐蕃时期的金饰工艺迅速破圈，被称为“中世纪的一大奇迹”。

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佩戴头饰的历史。和英国女王的冠冕相比，中国古代女人的“头面”（首饰）也很有戏。最贵的器物、最好的寓意、最复杂的工艺……统统都戴在她们高高的发髻上，层层叠叠堆砌成张扬的华美，“只要姐喜欢，万物皆可戴”。这件头饰就是古人发饰形式的一种——钗。

俗话说“好事成双”，钗不仅是饰物，也是传情达意的爱情信物。古人玩儿起浪漫可不输现代人，仪式感全拉满，不得不分离的恋人将发钗一分为二，一半赠给对方，一半自留，待到他日重见再合一起。有诗为证：“惟将旧物表深情，钿合金钗寄将去。钗留一股合一扇，钗擘黄金合分钿。但令心似金钿坚，天上人间会相见。”（摘自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）

美人不语，自载千秋。这份从“头”开始的魅力，让吐蕃王朝在艺术长河中经久不衰，多元文明的相生相长、偕行共进也让我们有幸见证世界的丰富多彩。（据央视报道）